

东北老航校  
蔡演威  
吕廷浩  
洪守英  
2016年  
北京航空博物馆  
蔡演威驾驶的飞机前留影

同一批学员中最后一个被放单飞的。张积慧看到别人都放飞了，只有自己被卡，心里一万个委屈、不服气。然而，林弥一郎说，身为教官如果对学员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人民的“最大的不负责”。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张积慧又刻苦练了起来。最后他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



校。12月2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将上述航校依次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至第7航空学校。

校址确定后，人员的选调又成了首要的任务。空军

## 一花催得百花开

“兴凯湖畔重升空，蓝天复练基本功。敌机残杀仇必报，枕戈待旦看明朝。”这是当年飞行教员队队长吕黎平在日记本中留下的一首诗。当然，除了枕戈待旦准备打仗以外，“东北老航校”探索总结出的一套在战争年代组织飞行训练，以及机务、后勤保障、思想政治工作的规章制度、方法，为创办适合中国国情的航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9年3月8日，“东北老航校”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央领导汇报航校工作


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1949年8月，已确定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受命率领代表团赴苏联商请援建中国空军有关事宜，8月24日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组建了7所航校——分别是在哈尔滨和长春建立2所轰炸机航校，在锦州、沈阳、济南和北京建立4所歼击机航校。特别是为充分发挥“东北老航校”留下的人员和装备之作用，中央军委又批准在牡丹江再建一所运输机航

上图：“东北老航校”校友蔡演威（中）、吕廷浩（左）、洪守英（右）2016年在北京的航空博物馆，于蔡演威驾驶过的飞机前留影。

领导经认真研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各航校校长人选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抽调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政委则从各野战军中选调。由此，也可以说，一花催得百花开，空军最早组建的七所航校，都流淌着“东北老航校”的血液。

如今总部位于长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由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第七飞行学院和第二航空学院于2004年6月9日合并组建成立。其前身恰恰就是“东北老航校”。

在2019年度空军开放活动前，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称：“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空军注重加强电子战能力建设迈出了新步伐。‘擎电’演练作为空军实战化训练的新品牌，正在牵引空军电子战能力全面提升。空军坚持不懈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形成了‘红剑’‘蓝盾’‘金头盔’‘金飞镖’和‘擎电’五大品牌，全面提升空军综合作战能力。”中国空军的实力，早已发生质的飞跃，而当年“东北老航校”精神内核仍在，仍将培养出新一代英雄……

## 各航校首任校长、政治委员

第1航校校长刘善本（原“东北老航校”副校长）、政治委员姚克佑

第2航校校长刘风（原“东北老航校”教育长）、政治委员李世安

第3航校校长陈熙（原“东北老航校”2大队大队长）、政治委员王学武

第4航校校长吕黎平（原“东北老航校”训练处长）、政治委员李发应

第5航校校长方子翼（原“东北老航校”飞行科长）、政治委员王绍渊

第6航校校长安志敏（原“东北老航校”1大队副大队长）、政治委员张百春

第7航校校长魏坚（原“东北老航校”1大队副政委）、政治委员罗野岗